

《與林爽文--跨時空的探戈》

張凱惠

六、林爽文經過中寮駐村至集集

乾隆五十二（1787）年十一月，福康安帶領驍勇善戰的精銳兵馬，輕鬆地將林爽文在大里的老家和霧峰住所剿滅，放火夷為平地，並殺了林氏宗族兩百多人。火光沖天的夜晚，林爽文帶著妻、子和五、六千名忠心耿耿的農民兵，一路往西南方山區走，越過火焰山（草屯）九九峰，渡過烏溪水流和緩處，南下北中寮，沿著「賊走路」，打算退守集集埔。這段百轉千折的山路他非常的熟悉，於荒郊野嶺行軍對他來說如魚得水。

行文至此，剛好當天要去拜訪一位藝術家朋友，他有一座倉庫工作室在九九峰附近，心底想著「火燄山九九峰」不正是林爽文逃離的時候曾走過的路徑嗎？仔細地查閱了地圖，從集集鎮到九九峰，須經過南中寮的鄉親寮、龍眼林（北中寮）的爽文村、打鐵坑等地。朋友提出警告：「妳確定嗎？這段路山路蜿蜒多岔路，很不好走欸。」一心要追尋林爽文足跡的我，一鼓作氣，走了就是了。

從集集往九九峰一路上，腦袋中只有「桃花源」能夠形容如此偏郊、農村模樣的小村莊，距離山間是如此地靠近。在中寮山區中不停地轉山，儘管可能會迷路，或在下一個路口不知道該往哪方向去，也可能隨時都會錯過一個小彎口，必須折返再走一遭…；或者前方彎彎曲曲的路徑在林間忽隱忽現，也可能隨時在下一個彎口，正面撞著瞬間出現的小卡車，或是石牆等，所幸一路走來，路上多半只是我一車獨行，唯有白雲青山、綠林與飛鳥相伴。

離開霧峰後，林爽文一群人比福康安提早十天到達集集埔，他走的是那一條路線呢？揣度著那五、六千仍有反擊能力的纖弱農兵，選擇一條易於防禦追兵並且隱蔽的安全近路為首要條件，同時還要考慮補給糧食的大聚落和打造兵器的處所等的，因此他將不會深入北寮山區盤旋逗留，如此會延誤他到集集埔的時間。

根據文獻，林爽文可能跨過火焰山九九峰、過烏溪，他或許走著今日的【投 22】向東到爽文村，接續【投 17】向南，到鄉親寮接著走【投 139】抵達集集。但是【投 22】起點在南投市軍功寮，是「紅葉坪古道」的入口，如此須經過草屯的市區，以及他揭竿起義的茄荖山，不僅繞遠路，且路線不夠隱蔽。林爽文帶著五、六千人還有一顆倉皇的心，他對中寮的地勢聚落足夠熟稔，不至於如此耽擱時間，延誤軍情，所以越過烏溪後，他必然直接進入北中寮山區，沿著【投 17】賊走

路向南經過鄉親寮，一路攀山越嶺儘快抵達集集埔，然後建立防禦工事等著福康安大軍的到來。

林爽文並沒有從軍功寮走「紅葉坪古道」，他選擇從烏溪北岸的草屯九九峰，沿著溪流南岸走一段路，繞過最易出草、當時仍是原住民的地盤的烏土崛山的雙冬，從草屯內木柵(今日土城、富寮里、坪頂、南埔一帶)邊緣處，進入山里的入口向南走著【投 17 號】(加走路)——在「乾隆輿圖」中被粗略標誌的「賊走路」，到達今日的爽文村駐兵。

林爽文軍隊紮營處，原來只是一片雜木林，在岸裡社古文書「岸裡社番把守圖」中註明為「賊走路」，岸裡社原住民曾經幫助福康安平定林爽文抗清事件。經過林爽文的短暫駐兵，日後此處竟發展成為龍眼林熱鬧的小聚落，而在林爽文就義之後 48 年的道光年間(1836 年)，過了五十年後，當地的漢人為紀念林爽文，將此聚落取名為「爽文路」。

「紅葉坪古道」這條路徑，其實乾隆年間便已存在，這條古道是往返鹿港—埔里挑夫的必經之路之一。很難去想像三百多年前的人們，「鹿港—埔里」是如何走呢？從鹿港起貨後，挑夫越過彰化八卦山脈走「挑鹽古道」抵達了草屯，然後向南到達南投的軍功寮，向東進入北中寮(龍眼林)，然後於古道上的不夜城內城村(紅葉坪)休憩過夜，紅葉坪從乾隆時期，便儼然成為許多商賈將鹿港補獲的新鮮魚貨，沿途與山區獵戶山產做交易的必經之地。隔天一大早，商旅挑夫們向南走著中寮鄉林巷(賊走路)，山路逼窄蜿蜒，荒草蔓蔓，千辛萬苦行旅至集集，當年還是漢人與原住民交易的聚落，旅人於今日集集古街作短暫的休憩補貨，然後從「水尾古道」到水里，渡過清水溝溪後，從二坪山(土地公鞍嶺)進入「水沙連古道」抵達魚池，爾後埔里。

「紅葉坪古道」到了清光緒年間，成為漢人東進埔里墾荒的重要通道，臺灣巡撫劉銘傳的「開山撫番」政策，積極開發日月潭到埔里之間的六社，吸引了一大批的移民潮。許多農民經由「紅葉坪古道」，從南投、中寮，走集集到水裡坑溪，然後沿著南港溪上游向北，一路從五城到埔里。顧名思義，「紅葉坪古道」是因「紅葉坪」聚落而得名。清朝時，紅葉坪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小山城，客棧錯落，酒店林立，夜夜星光燦爛，燈火通明，有「不夜城」之稱，日據時期後，紅葉坪因抗日與交通的關係，逐漸沒落。

然而到了北中寮，我迫不期待地想要去瞻仰文獻上所描述的那繁華落盡的山城，尋覓三百多年前所殘留下屬於這片土地一部分的些許記憶。雙腳踏在曾經「不夜」的內城村，她如今雖已人老珠黃，卻仍見當日的雅緻風華，樓房依山而建，胡同

傍水曲折，好一個小巧玲瓏的山城！我想像著在某些電影中看到那些熱鬧的客棧酒樓、人聲鼎沸的市街…等，試著將這一切影像重疊在所到的視野中，腦海中似乎浮現了大、小商旅於荒山野嶺中忐忑奔波後，終於能夠於美麗的「不夜城」暫時駐足的欣喜痕跡。林爽文的部隊駐紮於「紅菜坪」約一公里以外的「賊走路」，為了爭取時間早日到達集集埔搭建防守線，他並沒有驚擾到這「不夜城」。

悠悠地將近兩百三十年，歷經日本殖民、國民政府時期的治理，「不夜城」的朱顏已改，往日容顏已難追尋。幸好仍有文獻、傳說供後人研究、調查、想像，讓我們嘗試與過去披荊斬棘的先人們連結，或許可以了解祖先們為生存而開墾奮鬥的精神，或許多些了解過去宗族遷移的歷史，與這片土地切不斷的關係…，諸如種種。當我們在這些高聳的水泥叢林、消費社會的紙醉金迷，和人云亦云當中迷失時，當我們對於所在的這片土地和自己的存在有所疑惑時，回首數百載的來時路，探尋自身所在處的起源，了解自己根源的本來面目，是否會更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，並且讓這片土地更健康與美好？

林爽文事件之後，遽聞清朝於「紅菜坪」的鬧區邊緣建立了一個「璜山砲台」，為了監視往來古道的商旅，並防禦可能發生的抗清亂事，到了日本殖民時期，日人為防範內城村的抗日事件，也曾在此設立警戒據點，隨時代更迭，如今都已荒廢，她曾經的繁華也隨時間被人們遺忘了。921 大地震後，農委會於 2003 年在「璜山砲台」舊址建涼亭及觀景台，登上觀景台可俯瞰北中寮山景、草屯九九峰、南投市、南投南崗工業區，天氣晴朗時，甚至可以一路遙望看見靠海的台中港，由此可以知道這裡的視野多麼寬廣遼闊，也難怪歷代政權以此處作為民變與亂事的監視地點。

林爽文軍馬於爽文村紮營之後，因上百宗兵器在大里杙被福康安銷毀，傳說他到南邊鄰近的打鐵坑打造新兵器，或許他還去了鄰近熱鬧的紅菜坪補給軍糧，或是去探聽關於清軍的消息。然後向南走賊走路，接著投 139 縣道到集集。前往九九烽火燄山尋友的路上，我以四輪代步走著同樣的迢迢長路，回想起前人使用雙腳，一步一腳印地來往水沙連開拓洪荒，那是何等艱辛的一條路呀！

走著今日台 17 號，經過龍眼林、爽文村與中寮市區，路越走越發地僻靜荒涼，正如乾隆古地圖中所寫的「賊走路」，由此可知當年清廷是如何看待這一條路，認為只有那些賊、壞人逃跑才需走這一段路。然而林爽文抗清事件雖然平息，中寮的人們卻為了要紀念林爽文的英勇付出，而將他曾駐紮過的地方定名「爽文路」；我們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，會將每日經過的路、小徑以「他」為名呢？

卅二歲就義，林爽文定居台灣雖僅有十五年，許多地方的人們卻因為他的付出與

犧牲，以全台總計超過九十多個等或以他為名的學校、道路、的名等來紀念他，或因他而生的傳說、節慶、廟宇等，他所帶領的部隊所經之處，留下許多與他相關的傳說，我們又如何能以模糊的視野去看待先祖輩為反抗貪腐官僚、爭取平等自主的革命事件？怎麼能簡單地視他為反賊，就斷定了呢？

越發研究，對他便有許多的理解。林爽文個性良善，喜愛打抱不平、調解紛爭，他希望冒險來台的百姓們都能獲得幸福快樂。曾經在彰化縣衙工作的他，看到弱小無助的人，陰錯陽差被送入監牢，由於沒有金錢賄絡官吏，自己便掏出銀兩，幫助他們離開監牢。他如此這般不知解救了多少人？彰化城內外的鄉親，每當遇到大小爭執事端，也非得找他來調解，往往衝突雙方都能夠獲得一個圓滿的結果。甚至中寮的鄉親，因為林爽文生前曾經幫助當地的廖姓族人，平息家族紛爭，在林爽文事件之後，感念他當年的義助而將當地聚落取名為「鄉親寮」，此地為今日中寮鄉公所附近從永樂路(投 26)進去，經過石城(舊名頂城)、以及後來的頂城之後就是一大片的「鄉親寮庄」的所在了，而從西元 1898 年的日治二萬分之一的台灣堡圖中，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地方也名為「鄉親寮」，它位於環繞今日中寮鄉公所附近的鬧區。

中寮鄉大部分為缺水山區，直到今天仍屬於低度開發的地區，保有原始的林貌與小聚落，這裡的土地全國最便宜。清乾隆年間（十八世紀中期），便有漢人來此開墾，在平定「林爽文事件」後，清政府把永平坪荒埔（今日中寮的永平村）作為助清平定林爽文有功的平埔族人的養贍埔地，包括台南蕭瓏（加里）、台南麻豆等社，允許他們招佃入墾山林，當年中寮的土地是以「嘉賞」贈出去的。

仔細想想，還真有些諷刺，感覺有些複雜，這裡曾經是林爽文常來調平的地方，此鄉留有林爽文走過的足跡、以林爽文為名的村庄、小徑，最後竟成為獎賞，賞給那些幫忙攻打林爽文被清政府視為有功的人們。寫到這裡，心中說不清的滋味，關於這片土地，我開始懷疑我們對於許多事情，是否常常會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是什麼？也許我們也沒有辦法看得那樣長遠，總是只能看著腳前面的那一個區塊，再遠一些的我們就看不到了，我們是否能夠解決所面對這樣的問題呢？好將最好的那些留給後來的下一代？

閱讀了與林爽文有關的歷史，撇開那些難解的政治問題，走過林爽文曾經經過台灣的山林，或許高聳，或許平坦，或許蜿蜒、美麗，我不禁產生了一個疑惑，在林爽文事變之後過了將近兩百三十年，我們的心與當時相比，是否有改變呢？那變了多少呢？我們是否真的變的更好了？變得更勇敢地去挑戰那些未知的環境？是否有將那些當初勇敢開拓的精神流了下來了呢？抑或是就如中寮或是其他的農村一樣的地方，在經過了九二一地震的摧殘，或是追求發展、經濟之後，人們

離開在這一個與都市相比落後的地方，「這裡」成為人們失去勇氣、遺忘、遺世獨立的桃花源了呢？

林爽文的農民軍並沒有走「紅葉坪古道」深入北中寮山區，去攀爬那陡峭蜿蜒的竹坑山，而是於紮營處附近的打鐵坑打造兵器，拔營後沿著【投 17】¹鄉林巷（賊走路）到達鄉親寮。無論哪一條的「賊走路」，一路上可以說是迴腸百轉，而林爽文也許因為助人，不斷往返中寮山區，因此對這片山域瞭若指掌，也因此了解地方的境況，才可輕鬆從台中大里杙經過火焰山，在叢林中走過九九峰，領著五、六千兵馬，循中寮這僻靜的小路，躲過附近原住民可能的出草，繞過鄉親寮抵達集集埔，希望在集集埔做好萬全的準備，給福康安兵馬做一個成功的反擊！

註 1: 投 17 號鄉林巷（賊走路），最後鄉林巷岔成兩條路：右邊的路投 17 號會經過番子寮坑，沿著內城巷走，經過十八股寮，經過大龜坑；另外一條路仍維持原名鄉林巷(投 17-1)，經過小龜坑，最後兩條路匯集處有一個橋，則是大、小龜坑的「龜坑橋」，也是今日爽文村的「雙坑口」，過去有很多烏龜的地方，今日生態的改變已難以窺見烏龜的痕跡，但地名仍可以讓我們去想像過去很多烏龜生活過的地方。